

紀念左冠明教授 (代序)

陳金華

時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記得 2020 年 4 月 29 日冠明兄往生的噩耗傳來之時我的震驚與心痛。整個世界佛教學界，尤其是漢傳佛教研究界在此後的很長時間內都處在和我一樣的深深哀傷與不捨之中。人世無常本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佛教學者更對此一教理耳熟能詳。但一旦身邊這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謙謙君子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溘然長逝，卻還是讓人有一種驟失學術良伴之感。而他的離去對於整個漢語佛教學術界，尤其是早期漢語譯經領域的巨大負面影響，則尚要在此後很長時間內纔會被慢慢消化。因為很多與冠明兄相識已久者都要從最初的陣痛中恢復，也要等理性逐漸重拾之時方能全面評估冠明兄突然離去的學術空洞。

衆所周知，像冠明兄這樣一位佛教文獻學家的養成，可能比佛教其他領域需要花費更多長年寂寞的時光。他對於從印度一直到中土各種佛教經典語言的熟練掌握，以及他多年來浸淫其中的早期譯經知識的獲得，使他能夠以一種別人難以企及的方式來處理素以艱深難懂而著稱的最早期的漢文譯經。但他多年來勤奮刻

苦所難以承受過重負荷的心臟，卻讓所有他心中蘊藏的研究計劃都戛然而止。很多祇有他纔能從事的研究工作，那些他正要開始的龐大寫作與翻譯計劃，卻因為這場突然的變故，而將再次等待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方纔有可能由另外一位學者加以承擔。佛教研究的薪火終將相傳，但這個時代最為璀璨的佛教學術星辰之一卻像流星一樣劃過蒼穹，並永遠消失在無盡的暗夜之中。也許，這就是佛教研究的旅程，它路途迢遞，又充滿艱辛，前方永遠晦暗不明。在路上祇是靠師友朋伴相互砥礪，但最終卻總有身邊的摯友在不經意間就突然離去。這也許就是一種令人心碎的無常之常吧。

冠明兄離開之後，整個佛教學界馬上開始了追思活動，我與北京大學的湛如教授，以及其他同仁都希望能夠以各種方式來紀念這位傑出的學人。從意大利、英國、荷蘭、德國，到加拿大、美國，一直到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冠明兄在他短暫的一生之中，不僅播撒學術的種子，更如天使般感動過我們。

在學界諸多師友之中，冠明兄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親切與熟悉，以至於我甚至不記得最初是具體在何處與之結識。最有可能還是我負笈京都的時候，在富安敦（Antonino Forte, 1940-2006）教授領導下的意大利東方學研究所（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正是富安敦先生或者是先生的某位學生介紹我與冠明兄相識，開啟我們之間長達二十餘年的學誼與友情。

至今我還記得初次見面之時，我與冠明兄所交流的並非是以後那樣總是以學術課題為主，而是主要聊從意大利，一直到他與其髮妻初識之地（四川）的各種美食。雖然所有這些，都與我的故鄉——中國東南福建沿海的食物大相徑庭。但對於生活的熱情，

以及對於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愛好總是息息相通。冠明兄給我最深第一印象的是他爽朗的笑聲，和他的幽默感，總是那麼感染人，以至於他所到之處，也總會充滿了笑聲。這是我倆“more food than Buddha”的友誼開端，也算是“廣大高明而不離乎人倫日用”吧。

常聽到道友抱怨，太多人學佛而不知慈悲。冠明兄則是慈悲與慷慨之化身。他的寬厚與悲憫，並非僅僅表現在學術上；他總是對學友與學生傾囊相授，有著菩薩般的慷慨與慈悲。冠明兄對同事與學生（尤其是我介紹給他的那些來自中國的學生）都有著發自內心的真誠關懷。這並非僅僅祇是出自他對於同我之間友誼的感情延展，更是出自他本心之中的寬厚之情。他有著巨大的身軀，但更有一顆尋常人等難以企及的忠厚長者之心。雖然這顆美麗的心靈卻最終背叛了他的身體，也給佛教學界帶來了無盡的哀思。

我與冠明兄自從 2008 年開始，就有了緊密的學術合作。這主要還是由於一連串業報的驅使，使我參與組織了年復一年在中國，以及其他各地的暑期佛教研修班項目。此後，由於命運的垂顧，這又發展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佛教研究網絡，就是“拔地入雲：佛教與東亞宗教研究計畫”（<http://www.frogbear.org>），以及另外兩個相互獨立，但又緊密聯繫的佛教研究網絡：即旭日全球佛教研究網絡（<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與天柱國際佛教文化研究網絡（<https://tianzhubuddhistnetwork.org>）。在我常年為了這些網絡中的大小瑣事焦慮之際，冠明兄總是非常慷慨地一次又一次伸出援手。無論是各類暑期班、寒假班還是密集授課項目。從中國東部沿海的繁華都市，一直到中西部的佛教聖山之中，冠明兄總是不憚勞苦地劍及履及，並將自己寶貴的學術經驗傳授給世界各地的佛教研究新生代。很多那時坐在檯下的學生，現在都已然成長

為各國佛教研究的中堅。冠明兄的生命之火已然熄滅，但他留下的學術火種卻已播撒四野，並將在未來成為佛教學術傳承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此，我不想再將篇幅浪費在對於冠明兄學術成就的評價之上。對他的學術成就，其實更需要時間來慢慢加以消化，因為他的很多重要研究成果與發現，都遠遠超越了同輩同領域學人的前進步伐。而這本多年前由他自己親自選定的論文集，我在通校全書譯稿的過程之中發現，雖然這些祇是他一生之中智慧閃爍的吉光片羽，但即使是這些側面，也早已讓我目眩神迷！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誠哉斯言！我相信，如果讀者能夠仔細閱讀，那也將發現，這本書非僅是這位傑出學者的一生學術結晶，背後更隱藏著一顆祇有我們這些有幸與之有過交往者纔能洞悉的美麗與強大的心靈！

紀贇兄好學深思，與冠明兄相知、相交多年。2015年與作者合作，開始翻譯左氏“佛學拾壹篇”。作者、譯者，往復論辯，數易寒暑，對原文不確或舛誤處每有校正，使卞璧增彩、莫耶礪鋒。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作者本人也參與了本論文集的翻譯。加上紀君的用功，譯書質量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此亦足堪告慰冠明兄在天之靈者也。

本書的出版，端賴湛如教授的支持、與香港旭日慈善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在此，並表謝忱！

冠明兄雖已先行而去，他的精神卻將永遠銘記在各國每一位真誠的佛教學者的心中。

荊溪老人 陳金華

2022年11月，於溫哥華